



胡杨礼赞

人们赞美胡杨，不仅因为其风姿，更因为胡杨的生命力中蕴含着扎根边疆、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甘于奉献的精神。

□ 记者 | 王仲昀

喀喇昆仑山脉无尽的冰川，为山脚的人类送来了奔腾的冰雪融水。有河流的地方，就有绿洲。有绿洲，就会有人生存、聚居。受到雪水眷顾的叶尔羌河，进入中流后，放慢了脚步。河水流过之地，枯草返绿，野花盛开。一路向东北，奔袭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河水失去了喧哗的声势。然而在看不见的河床之下，水流仍源源不断，滋润了沿河的胡杨林。

胡杨，被视为“叶尔羌河之花”。早在 6000 万年前，它们已经屹立于这颗蓝色星球，并逐渐演变为荒漠河岸林中最主要的树种。在世界第二大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带，胡杨遍布。沙漠河流流到哪，哪里就会有胡杨的踪迹。

千年以来，胡杨与沙漠在南疆的土地上进行了持续的斗争。胡杨进，沙漠退；沙漠扩大，则胡杨退。根据测算，一千年来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延伸了将近 100 公里。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，位于喀什市巴楚县叶尔羌河流域胡杨林面积曾锐减近三分之一。

胡杨林，是绿洲人类与茫茫大漠之间最后的屏障。胡杨守卫了沙漠边缘的人类，人类也有足够的理由去守护它，这是巴楚一代又一代护林人的由来。县域内夏马勒、夏河两大林场为代表，在此孕育了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胡杨林。

对于这片宝贵、迷人的沙漠森林，护林人倾注了大半辈子的爱 and 心血。《新民周刊》找到了两位“60 后”护林人——穆

太力普与窦和平，他们都有着超过 30 年护林生涯，胡杨几乎是他们生命的全部。

守卫千年胡杨

夏马勒胡杨林场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，离巴楚县城 46 公里。

在夏马勒林场，护林人每一天的工作是高度重合的：临近中午，简单吃过午饭，带上馕和水，两三人一组，分头进入胡杨林中。等到从林子里出来，通常已经是下午 8 点。在祖国最西边的喀什，日出日落都晚。夏天晚上 11 点，太阳才缓缓落下，所以传统语境的“晚上 8 点”在这里是下午。

根据穆太力普与窦和平对《新民周刊》的讲述，他们的日常护林工作被勾勒为三件事：防火，防偷猎与检查胡杨。

和其他森林防护一样，防火从来都是必不可少。零星的一点火苗，就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，尤其是无法修复的胡杨林。南疆的冬天虽不像北疆暴风雪不断，但户外依然寒冷。而为了防火，在户外烤火取暖这件事也是护林人从来不敢想象的。

相对于贫瘠的沙漠，胡杨林是生态宝库，是野生动物生存